

上师的虔敬——对弟子的承诺，2018年12月19日，巴西圣保罗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ESVx_7ZYW4

讲师：

当一种源远流长、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一条修行之道，从一种文化传播到另一种文化，从一个地理位置迁移到另一个地理位置，尤其是当它跨越到另一个大洲——而那个大洲本身已经有着根深蒂固、成熟精密的宗教传统的时候——总会有很多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丢失在翻译里"，被曲解、被误读，诸如此类。

就好比佛法被引入西藏，或者引入中国、日本等地的方式，和它被引入西方的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其实，应该有人好好地把这段历史写下来——佛法是怎么来到巴西、欧洲、南美洲以及美国的。

我对这段历史了解不多，但我猜测，佛法来到巴西或南美洲、欧洲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常令人感动、令人触动的。因为在西方，我们已经有了有一套非常成熟的文化与宗教，一套思想体系——这还没算上我们拥有的那些科学进步。

而许多西方人在某种程度上被佛陀的教法所感召——不仅仅是出于一时的好奇，而是真正地放下了一切，放弃了家庭、工作、学业，只为去追寻对佛法的研究与修持。

光是这一点，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业力因缘以及佛陀悲悯心的明证。

此外，在西方，从来没有出现过哪个皇帝、国王或女王，系统性地、彻底地资助将佛陀教法翻译成西方语言、并推动在西方落地实施的工作。这种国家层面的赞助，从来就没有出现过。

我想，在美国，我说错了也不一定——但佛法开始在那里自我组织，大概是在越战之后才发生的。在巴西大概也类似——传统的佛教教法传到这里，应该也是随着日本移民的到来之后才出现的。

很多时候，人们是通过各种意想不到的渠道接触到佛法的。有时候是因为披头士，有时候是因为嬉皮士运动——这些可能都在其中发挥了作用。

我也相信，一部分西方人开始修习佛法，是因为他们的批判性思维——也因为佛法本身是一个高度重视辩论、质疑与分析的体系。

话虽如此，最初确实存在相当程度的不信任，针对的是印度上师、班智达、学者、出家人，以及藏族僧侣。印度那边也许也有些疏忽怠慢。

那个年代还出现了很多印度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只对黄金白银感兴趣——因为在某个时间节点，藏人愿意用大量黄金来换取教法，所以就吸引了不少机会主义者，其中一些人对哲学略有了解，便趁机捞

了一把。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藏人这边——我说的是不同的藏传佛教传承、不同的教法传统。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要特别针对谁，但我认为类似的问题——彼此之间缺乏信任，以及传承持有者这边的某种疏忽——同样存在。

我认识的真正把一切都无私奉献出去的藏族喇嘛，可谓凤毛麟角。对于那些真正做到的人，我们理应心存感恩。我们也应该非常感恩邱阳创巴仁波切——他真正地把一切都给出去了，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而且特别是在南美洲和巴西，因为那对其他喇嘛来说，就好像是去木星或者火星一样遥远，而他却去了。

所以我想说，佛法传入巴西和南美洲的方式，是一件非常感人、非常触动人心、非常鼓舞人心的事情。

然而，我们也可以说，这一切是以一种稍显散乱、缺乏组织、没什么系统的方式进行的——可以说是“没什么章法”。

这也是为什么，当一位国王或女王真正参与其中时，会让所有人都想认真对待，都想按规矩来。

这种散乱无序的引入方式所带来的一些影响，现在正开始在各处显现出来。

不过没关系，我觉得这非常正常，也正是我们需要更多地思考、更多地聆听、更多地研习、更多地省察的原因——尤其是在西方，我们本来就有批判性思维和分析的传统，所以很多这样的错误是可以得到纠正的。

在众多可能被误解或被稀释掉的东西中，有一个最为关键，那就是“上师”这个概念，以及上师与弟子之间的关系。

我认为，弟子们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谈得可能还远远不够。关于弟子的责任，我们说了很多，关于透明度也说了很多，但关于上师的责任，我们谈得还不够多。

对于上师存在某种期待，也存在某些不言而喻的默认，大体上，通常就是这么回事。

“上师”这个概念，这种上师文化，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首先要注意的是，这在印度社会的语境中非常重要——我认为这一点本身就值得特别留意。我不太确定，但我猜测，当现代教育体系被引入之后，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上师与弟子关系的理解，可能就被这套体系给冲淡了。

在印度，哪怕是放到今天，如果一个人去学音乐、学一件乐器，对那位学生来说，他的老师是被非常尊重的——包括肢体语言、举止态度、对待老师的方式，哪怕只是一位音乐老师，在我们现代人眼中，可能会觉得这种态度近乎“崇拜上师”，有点难以接受。

如果你了解克里希那穆提，他直接或间接地说过"不需要上师"、"不需要任何体系"之类的话——这种情况其实在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佛陀也说过类似的话：相信教法，而不是相信老师。

这是佛陀最常被提及的一句教诫之一。

不管怎样，我们无法回避这一点——我们总是在追随某个体系，或者受到某个体系的启发，或者把某个人理想化。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本性。越是说"别跟着我"的人，往往追随者越多。

这就是人类的运作方式。

有时候，这也是一种非常高明的营销策略。

好，回到我们今晚要讨论的话题——

我们这里所说的"上师"这个词，在用法上还比较宽泛、比较随意，但特别是在藏传佛教传承的语境下，这个概念具体是属于密续（金刚乘）传统的。

当然，在大乘等其他传承中，也有上师、受戒师、住持等角色的存在，这在该语境下是确定的。但在这里，我们总体上谈的是密续上师。

佛陀——老师；佛法——道路；僧伽——社群。

如果你是某个传统、某条修行道的受戒成员，那么坐在比你位置更高的人，就是比你更早受戒的人——哪怕只早了一刻也算。这就是次序。

所以如果你去泰国、斯里兰卡这样的地方，你不会听到关于上师与弟子这种关系的说法，这类话题只有在我们进入藏传佛教传统的时候才会出现。

在那里，我们总会遇到率领寺院的比丘或比丘尼，他们身负这种份量，这种权威。而在金刚乘的语境中，就会出现这样的说法：如果你无法将上师视为佛陀，又比如说，如果你对这个人起不净的念头或行为，你将会承担后果——在金刚乘古典语境中，确实有这样的说法。

而这条道路本身是非常好的，非常清晰，极为理性，也极为民主。我想在美国或英国，走这条路——我认为是非常有益的。

这个关于权威或非权威的问题……

同样，在大乘的语境下，大乘上师与大乘弟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像金刚乘上师与金刚乘弟子之间的关系。

尽管在许多广为人知的典籍中都提到，佛陀自己也说，凡是教导你法的人，都应被视为佛陀一般对待。

现在，上师这个角色变得非常重要、举足轻重。但不仅仅是上师——上师的弟子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对上师的虔敬，但我们谈得不够多的，是上师对弟子的回馈——从上师流向弟子的那种关怀。这同样是极为重要的。

那么，在小乘层面——因为小乘修行者的主要目标是自我解脱——解脱他人的可能性在他们的清单上排得很靠后。他们的态度大致是这样：我已经将解脱之道指给你看了，我没办法替你清除你的苦，我没办法切下一块我自己的解脱送给你。

换句话说，我指出了道路，现在走不走靠你自己——这就是小乘的态度。

但在小乘的语境中，同样也有提到，住持、老师应当将弟子视为自己的儿子或女儿，这一点非常重要。

现在在大乘的语境中，在我刚才说的小乘"不伤害他人"的基础之上——大乘上师不仅应当克制自己不造伤害，他还必须积极地去帮助。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这里谈论"帮助"时，我们所说的是：帮助、引导另一个人，使他或她能够达到觉悟。

这位大乘上师应当将他的弟子们视为具有佛性的人。当然，不只是弟子——一切众生都具有佛性。而这种态度，正是一位上师应当具备的。

所以，大乘上师不仅应当将弟子视为儿女，他还应当持有一种如同医生的态度——不抛弃、不忽视自己的病人。

现在，在金刚乘中，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以清净观来看待上师。但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上师同样也需要以清净观来看待弟子。

所以首先，在金刚乘修行的语境中，如果这是一条一切都必须被感知为清净的道路，那么如果你遇到某部密续说只有上师是清净的、其余一切都是垃圾——那就不是金刚乘之道了。

所以，金刚乘上师承担着更大的责任。他当然不仅应当不伤害弟子，在此之上，他还必须积极帮助；不仅如此，他还必须以清净观来看待弟子——这极为不易。

一般而言，在金刚乘中，我们谈到两种福德田。换句话说，我们有这两种福德田，通过与它们的互动，你积累功德。通过供养、虔诚、各种供献、礼敬等等这些方式，我们积累功德。

而与佛陀福德田同等重要的，是众生的福德田——这同样极为重要。你同样可以在众生这个福德田中积累功德。

到这里，我想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但现在变得有些复杂了……

那么，如果一位金刚乘上师达到了我们所说的那种境界——他已经跨越了那道不再回归轮回的门槛。也许他尚未达到圆满觉悟，但他不再因为烦恼或业力的力量而返回轮回。也许他并不在轮回中，而是出于悲悯的力量而自愿留下——如果尚有众生需要度化的话。

那么，如果上师尚未达到这种境界，他仍然受制于业力，仍然要承担业力的后果。

就算他非常非常慈悲，非常负责，对修行之道也懂得更多，但如果他还没有达到那种状态，那么这位上师仍然是一个尚未解脱的凡夫。

这类上师需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这就像是一个囚犯试图帮助另一个囚犯越狱。

当然，囚犯甲也许坐了更长时间的牢，因此他可能比囚犯乙懂得多一些。别误会我的意思——很有可能许多这样的"囚犯甲"，他们这样做并不一定是为了自己，他们可能真的是为了让囚犯乙、丙、丁能够出狱——这完全有可能。

那么现在，请记住我一直在跟你们说的这些——这就是事情开始变得有些模糊、有些复杂的地方。因为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如何能判断，他或她究竟只是一个普通有情众生，还是一个无明的众生？

这就是问题所在。不仅如此，根据密续的教导，你不应当认为他是一个普通的世俗凡夫——你应当认为他或她就是……不管他在做什么，就算你看不懂，那也只是你的投射。

你看，事情在这里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而正是在这里，应当鼓励修行者进行审察与聆听。没有任何一部密续典籍说过，修行者应当在完全不审察上师或教法的情况下踏上这条道路——这种情况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发生。这是非常有趣的一点。

所以，让我们回到之前那个例子——

比方说，一个人想出家为僧，他去见住持，要接受一系列很有意思的提问。比如："你是人吗？"——这非常重要，因为只有人才能出家为僧。狗不能成为比丘，天神不能，鬼神不能，只有人能。然后又问："你有两个器官吗？还是没有？"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如果你没有那个东西……就没办法继续往下走。

这是很有趣的一点——正是那个东西把这个人推进了麻烦，然后他想要出家来摆脱这个问题。可没有了它，他又没办法出家。

好吧，让我把这里带过去……这超出了我今天要讲的范围，但这是同一件事，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

个有些混乱、有些凌乱的问题，以及它如何带来麻烦。

比方说，你去洛杉矶某家咖啡馆，很可能里面有某某喇嘛正在传授某某金刚乘灌顶，而很多时候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我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在一个小时内把这些说清楚。

于是人们去参加灌顶，有人告诉他们说这样就可以了，然后你就成了某某上师的弟子，然后你就必须按照他们要求的去做——这就变成了一个问题。就像你去参加一个聚会，然后发现自己结婚了。

如果你认真看待密续，这就是为什么我之前提到小乘的例子——那个想出家的人要经历某种面试。在密续中，这种审察和考察要严格得多。

所以，甚至连灌顶的标准流程，也应该有三到六次提醒或警示，之后才能让人接受灌顶。

但在很多方面，这些修行之道都在衰退，变得越来越物质化、越来越粗糙。

所以，不光是弟子，上师也必须非常非常小心地选择弟子。

正如弟子应当审察上师，上师同样也应当审察……

在没有审察学生的情况下就给予密宗灌顶，就如同从悬崖上跳下去，或者饮鸩止渴一样。

所以至少上师要保持这样一种态度——就像你即将去亲吻某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带着这种急切劲去亲吻一个人，如果你不懂得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只会带来无数麻烦。一旦上师接受了学生，他就对这位学生负有全部的责任。

所以，正如学生应当对上师保持清净观，上师也有责任帮助学生学会培养清净观，而这非常非常难做到。上师必须随时把学生脚下的地毯抽走——每当学生快要安住在那个舒适区，上师就必须把它拆解掉。

不止如此，密宗上师不仅仅应当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学生——密续典籍里说，上师的态度应该比一位母亲对待她唯一患病孩子的态度还要更为极致。

现在我只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从利益学生的角度。但这里还有另一个角度，就是上师为何必须如此谨慎。

尤其要记住：如果上师还没有证悟——换句话说，如果上师本质上仍是一位凡夫，尚未从这一切中解脱出来——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有业力的后果，他依然受制于业力与业报。

所以这就又变得复杂了。而学生也应当尽一切努力为上师提供服务、时间，以及力所能及的一切，好让他能够积累功德，能够真正将这种智慧消化吸收。这是学生的修行，配合着上师这一侧，感觉非常好。

如果上师本质上是一位普通凡夫——假设他具备某些知识，某种熟练程度，他知识渊博，他的语言是

纯净的，他不是所谓的假上师——但他实际上尚未证悟，那么他从学生那里接受的每一项服务，哪怕只是学生的一次顶礼，都是一种业债，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位凡夫。

我有一位上师——我从他那里接受了很多灌顶——他真的很了不起，我对他极为尊敬。他总是说他自己是一位普通凡夫。他总是在自己面前放一张佛陀的图像，每当人们开始向他顶礼的时候，他就会做这个动作——把手指向佛陀像。

这个姿态所蕴含的谦逊与教导，对我来说意义实在太深远了——尤其是对我这种被贴上"上师"标签的人来说。

然后，记得我之前提出的那个问题——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否达到了那种境界？只有你自己知道。

我自己嘛，我非常确定我没有达到那种境界，这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科学来判断。

只要连续十二天不给我早饭、午饭和晚饭，你就会看到了。我会变得暴躁，我会……嗯，这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但当然，我学生们的任务是——如果他们看到我变得暴躁，他们应该想："哦，他只是在装，这是某种善巧方便。"他们这样想就是在积累功德，对他们有好处。但我本人，我会承担我自己的业报。

我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因为我心想："但愿他们能通过这件事得到利益，至少帮助他们修习清净观，以我作为对象。"这样通过这件事我也积累了一些功德。但业力就是业力，那些后果依然在那里。

这是上师必须认真面对的事情。

还有其他角度，同样非常重要。

摧毁一个人的信心种子，从最好的情况来说，这是在推迟数以百万计的有情众生与佛法、与佛陀和法道之间建立连结的时机。

所以，假设我摧毁了某位学生对修行的信心——那位学生与数百万有情众生相连，那些众生本来可以从中受益。如果那种连结本可以建立，而我把它全都毁掉了，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在马尔巴和密勒日巴的故事里看到了这一点。每当密勒日巴快要放弃的时候，马尔巴就会想方设法把他重新吸引回来。

事实上，有一次马尔巴的妻子想偷偷帮助密勒日巴离开，但马尔巴发现了，并阻止了她。因为他非常清楚密勒日巴即将走向何方——他知道密勒日巴有潜力成为他的传承持有者，把这个法脉传遍整个西藏。

马尔巴不是一个愚痴的凡夫，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好，那么现在，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重要的是理解这里的复杂性——如果你不是一位证悟者，你就

无法知道谁是证悟者。

所以我们作为学生做出的那些决定——选择或不选择某位上师的决定——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

学生仍然向往证悟，你还没有全知，这很正常。你不知道谁是真正的证悟者。所以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听闻并思维这些教法。

这就是学生这一方的情况。

现在从上师这一方来看——你没有证悟，你是一位凡夫，但你与佛法有很深的因缘。你自己接受了很多教法，这很重要。你有一个传承，也许你懂一些密法，也许你对佛法有些了解，但也许并没有那么透彻。但你对三宝肯定是有虔诚心的，对你自己的上师也有虔诚心。不知为何，人们被你吸引，而你想要把他们赶走，但他们还是不断回来，继续信任你，而且不知怎么回事，他们还是在你说的那些废话里找到了意义。

那么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向三宝祈祷，依止僧团，并且对自己的业债和业报偏执到极点——就好像，如果你从悬崖上摔下去，你不想把自己的学生也绑在身体上一起坠落。

所以尽量不要从学生身上谋取任何物质利益，不要利用学生来为自己服务——无论是精神上、情感上、经济上还是身体上——因为你自己清楚你是受制于业力的。那是他们自己的修行。

所以至少要保持这种清净观，或者至少要认识到，那个来到你面前的人，是为了解脱和证悟而来的。

带着这种动机去帮助和引导学生，这非常重要。

所以换句话说，密宗上师——尤其是那些尚未证悟的——请记住，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否证悟。如果你没有证悟，但你承担着教导他人的任务，那么有三件事是你需要做的：

第一，你需要对自己的学生保持极度的尊重——把他们视为渴望从痛苦中解脱的人，视为寻求解脱的人，或者至少视为普通的有情众生，并在内心保持对他们的尊重。

第二，你需要有悲心。作为一位尚未证悟的师者，你应该对学生怀有悲心。他们是愚痴的众生，所以他们值得你的悲悯。他们受制于时间、五蕴和情绪。你的学生们被业力、情绪和五蕴层层束缚——基于这一点，你应当生起悲心，这是第二点。

第三，你需要有清净观。你绝不能以任何方式把学生视为低等的、可以在根本层面上被你伤害或利用的人。在根本层面上，学生具有佛性。

别忘了，你自己作为一位尚未证悟的上师，同样是一位修行者。在金刚乘里，修行者也被视为坛城的一部分。学生同样应当被视为天神与空行母。

而且，你没有证悟，但也许你的某位学生已经证悟了——这是完全可能的。你可能有一位已经证悟的学生，而你自己却还没有。

这让那些尚未证悟的上师们非常害怕。

他们……

他们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他们可以是猎人，可以是妓女，可以是国王，可以是王后，也可以是学生——他们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

有一个关于巴珠仁波切的弟子的美丽故事。他在某个时刻说道，在今天聚集于此的人们当中，有些人将会证悟，同样的话语将会在他们身上实现。在那些在场的人当中，有一位富有的施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他就是《我的完美上师的话语》的作者。他就在那里，走在街道上，心中思索，到处寻找，想找出那个已经证悟的人究竟是谁。

多年之后，他有了一次经历，终于发现那个证悟的人就在那批接受教授的弟子之中。他顿时恍然大悟，明白了这一切——“啊，原来如此，就是他！”

对于像我这样还没有成就的老师，我们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地走上了这条当老师的路——对于这样的人，我会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尽力减少自己与弟子之间的业债，通过这种合作来消减这种影响。不制造更多的业债，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于像我这样未开悟、彻头彻尾无明的老师来说，完全有可能有一个弟子尽心尽力地修行，然后比我这个老师更早证悟。这完全是可能的，确实如此。

那么，当这个弟子证悟之后，他就不会再把我看作一个有成就的人了。他会看着我，心想：“不，他没有开悟。”因为他现在已经证悟，有了清净的觉知。但他或她仍然会心存感恩，尽管我自己还沉浸在迷惑之中。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有了佛陀的那句话——依法不依人。

对于老师而言也是如此，因为老师不仅仅是一个人，老师本身就是教法。所以教法就是修行本身。比如我们今天下午所讲的内容，关于上师的这一切，就像是一份保险单。面对这一切，你应该认真聆听和思维，保持批判性的分析——批判性与分析性的思维是没有尽头的。

但是，迟早你需要跨出那一步。

至于那些还没有上师、渴望找到上师的人——不必为寻找上师而焦虑不安。释迦牟尼佛，上师会来找你的。

这种因缘连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业力可以非常复杂棘手，但也可以带来极大的福报。就像我在开示开头提到的，有些人只是因为一株草药，就踏上了证悟之路。

我永远不能说那些植物不是菩萨的示现。诸佛与菩萨出于悲心而示现——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并非他们所有的示现都带有光环。

所以，今天这整场讨论，我希望能够引发一些反思。

重要的是，你们要知道，对于那位还未开悟的上师，他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因为他处于这样一个位置——他理应了解得更清楚，更深刻地理解这一切，而人们来到他面前，将自己托付给他，向他皈依。因此，这样的上师需要认真思考这一切。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很高兴短暂地来到了圣保罗，再去巴西利亚。希望我们能赢得下一届世界杯。

大家都在为巴西队加油，我也在为巴西队加油。我看那场比赛的时候，手心都在冒汗。说起来，我其实没有任何理由要为巴西加油——我已经退休十八年了。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在为巴西加油，真的没有任何理由啊。从我二十岁起就这样了，也说不清楚。

那些球员和教练，很多人的名字我都不认识——就像我也不怎么在意传承中那些上师和导师的名字了。

经历了无数世的人生，直到此刻，我所积累的一切功德，包括由这个修法所生起的功德，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我全部回向给所有众生的利益。

愿所有众生的疾病、战争、饥荒与苦难减少，愿他们的智慧与悲心在今世与未来世不断增长。

愿我清楚地觉知一切体验都如同夜晚梦中的织物般虚幻不实，并即刻觉醒，在每一现象的生起之中认识到纯净智慧的显现。

愿我迅速证得菩提，为一切众生的解脱而不懈地工作。

愿诸佛与菩萨的动机与利益众生的行愿吉祥圆满，愿他们的一切智、善巧的行动与力量，以及无量的智慧——愿我同样能够具足，为众生带来利益。

愿在此刻，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愿疾病、饥荒、苦难之名从此消除，愿他们以清净的行持、功德、财富与繁荣不断增长，愿至高的安乐与福祉永远在他们身上升起。